

第十回 許玄之賺出重囚牢

艷女風流第一，秀才慕色無雙。分明一本比西廂，點綴許多情狀。

歡喜冤家小說，堪為風月文章。消愁解悶笑人腸，莫比汪宣欲傷。

且說揚州府儀真縣，一個秀才姓許名玄，表字玄之。年方一十八歲，父母棄世多年，室內尚無佳麗。這許玄涉獵書史，揮吐雲煙，姿容俊雅，技通百家。真風月張韓，文章班馬。

一日，秀才往郊外閑行，偶遇一班少婦在樓頭歡笑。許玄抬起頭來一看，一個個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見了許玄，都避進去了。許玄道：「好麗人也。可惜我許玄十分知趣，尚無一個得意人。見他那樓上有這許多嬌艷，何不分一個與我。」心中快快，若有所失，走回書館。情思不堪，賦詩一首，開解悶懷：

樓頭瞥見幾嬌娘，不覺歸來意欲狂。

為借桃花飛面急，難禁蝶翅舞春忙。

滿懷芳興憑誰訴，一段幽思入夢長。

笑語多情聲漸杳，可憐不管斷人腸。

次早又去久候。樓窗緊閉，並無一個影兒。心下好悶，一步步走將回來，踱到自己後園門首。猛然抬頭一看，見對門樓上有一個絕色的女子，年紀像二十多歲光景。看他眉細而長，眼波而俏，不施脂粉，紅白自然，飄逸若風動海棠，圓活似露旋荷蓋。許玄見了，吃著一驚，想道：「這是我近鄰施家。久聞他家有一女子，生得標致，果信其然。」走近樓前，把眼往上一看，那女子笑了一聲，竟自去了。

許玄想道：「這相思害殺我了。也罷，他之樓與我花樓側窗緊對，不免將書籍著人移上樓去，早晚之間，再能相見。或者姻緣有分，亦未可知。」登時進了書房，將一應文房四寶、床帳衣服、隨身動用之物，俱移上花樓。他便開了樓窗，焚香讀書，一心等待施家女子。正是：

人間良夜靜不靜，天上美人來不來。

且說這施家女子，他父親在日是個大大鹽商，祖籍徽州。因在揚州支鹽，隨居於此。父親亡過多年，止有母親在堂，年已二十一歲了。說來親事，高又不成，低又不就，蹉跎到此。生他之時，母親夢芙蓉滿院，因此取名喚作蓉娘。自小請師習學，無書不讀，極其聰明。女工針黹，是他本等；吟詩作賦，出自非常。生得姿容嬌艷，性格風流。恍疑天上神仙，非是人間凡品。常常開了樓窗，偷看許家園內花卉。看此春事闌珊，綠肥紅瘦，蓉娘嘆曰：「正是有文遣俗，無計留春。」遂將唐律集成一首暮春詩兒：

每逢時節恨飄蓬，準擬今春樂事濃。

楊柳樓頭歌舞月，杏花村裏酒旗風。

獨憐黃鳥啼原上，惟有青山似洛中。

春意自知無主愷，樹頭樹底覓殘紅。集了這首詩後，竟不上樓來了。許玄見他之日，正是他送春之時。誰想許玄高高興興移上樓來，指望見他一面，誰知絕無影響，大失所望。無計排遣，翻著一篇暮春詞讀曰：

春暮矣。人逐馬忙，序隨馬去。桃貪結子，莫恨曉風；柳已成陰，更憐殘月。綠暗紅稀，正是困人時候；日長意懶，還同送遣心魂。選遍柳腰，分明妒嫉。聽殘鳥語，大半催耕。百丈遊絲，能繫柔腸幾許；一壺社酒，不知春事茫然。除是三回寒食，纔減一月佳期。昨日清明，婦乞書窗之水；明朝穀雨，僧申龍井之茶。掃墓北邙，梨花白晝。送首南浦，江水綠波。人應無計能留，天若有情亦老。花來花去，自然怨落。鄰家鶯老鶯嬌，畢竟倩誰作主。花無意緒，馬有精神。芍藥重開，還須來歲。辛夷初種，望到今年。池館豪華，不管韶光已過；黎鋤消息，依然東作方興。縱然明歲再來，何似今年暮去。

看罷，稱賞不已，不覺睏倦起來。適逢童子進茶，津津有味，乃取壁上瑤琴，置於几上，焚起香來。他道：「借此瑤琴，申我泱泱之情，舒我轉轉之悶。成都桃而紅歌冉，清徵流而玄鶴舞。焦桐喻意，響玉傳情。」

少焉，梧桐方出，月如懸鏡，便彈一曲《漢宮秋》。其曲未終，祇見施家樓上窗兒呀的一聲，露出了嬌滴滴的兩個美人。正是蓉娘聽得琴聲清亮，與侍女秋鴻同上樓來，開窗面看。見是許生操琴，他也不避。許生見了，心上一時裏歡喜起來，將指上又換了《陽春怨》，如泣如訴，如怨如慕。那蓉娘聽得琴中之意，一時間遂起文君之興，引動了芳心，恨不得身生羽翼，飛過琴邊。

祇聽得一聲「老娘娘請小姐哩。」蓉娘把許生看了一眼，進樓去了。這許玄見他去了，掛起冰弦，心中歡喜。吃了些晚酒，情思迷離，便向床中和衣去睡。他想到：「這女子十分有意，此時樓窗尚開，必然還上樓來，待我再等他一等。」祇見一個小使，拿了一個封筒走上樓來，道：「相公，有人請你。」許生不知是誰，拆開封，往燈前一看，是一首詩，道：

鄰家年少鼓冰弦，謾托芳情露指尖。

想是知音人未有，相思月下與燈前。看罷，驚道：「是誰人送來的？」小使道：「施家秋鴻姐，在下邊等相公說話，」許生聽說，飛也似搶下樓來。見一艷婢，立於月下道：「我姐姐在此，要同相公一話。」祇見一女子，身穿麗服，兩鬢堆鴉。拂翠雙眉，櫻脣半露。輕移蓮步，近前萬福。

驚得許生忙還大諾，心下便想：「何一旦見愛如此，莫非鬼迷。」將信將疑道：「小生何幸，蒙愛如斯。」蓉娘掩袂笑曰：「先生不知我事，請登樓試與言之。」吩咐秋鴻：「你且回去，親娘若問，道：已睡多時了。」許生恭敬如賓，同上樓來，分賓主坐下。蓉娘道：「適聞君子琴中之意，便懷陌上之情。特來見君，以為百年之約，願勿以為異疑。」許生謝曰：「小生才非子建，貌匪潘安，有何德能，敢得神仙下降。」蓉娘問曰：「君子青春幾何？」許生曰：「一十八歲，八月初五未時所生。請問芳卿妙齡幾何？」蓉娘曰：「奴年二十一歲，八月二十五日未時所生。今見君子，誠宿世良緣也。」許生上前，一把抱定。兩下裏：

雲猶兩賦，蝶舞蜂狂。一個愛傾城顏色，一個愛貫世文章。一個風情蘊藉，一個雨意徜徉。一個懷花誤蜜，一個簪玉偷香。一個身兒瘦怯，一個性子溫良。須臾，雨散高唐，雲歸楚岫。作詩一律曰：

謾說佳期自古難，如何一見即成歡。
情濃始信魚游水，意蜜方知鳳得鸞。
自訝更深孤影怯，不禁春重兩眉攢。

三生已訂今宵誓，免使終身恨百年。聯詩已畢，生顧蓉娘曰：「今宵歡會，事出非常，恐見難別易，相思斷腸。幸勿見棄，早葉官商。」蓉娘曰：「我母親為人偏僻，錯我良緣。今日幸逢君子，以終百年。恐君視為容易，使妾有白頭之嘆。」不覺樓頭五鼓。蓉娘拔下金鳳釵一隻，遂提筆書《西江怨》一首：

至寶砂中煉出，良工手裏熔成。芳姿美色價非輕，付與君家為證。
可惜紅顏有限，休教白首無憑。思人睹物重傷情，杜宇流紅春病。

書罷，將釵付與許生。遂曰：「此釵之金，乃潘陽披砂而作。得狼荒夜雨而方奇，斷之有同心之利，性之有從革之機。是櫟陽之瑞雨，非大冶之妖蜃。杖此良媒，萬勿虛視。」許生亦從袖裏取扇上玉魚墜一個，亦授筆而書，調曰《鷓鴣天》：

著忽尋春路徑迷，忽然月下遇仙姬。
情才好處人將別，樂音濃時怨又基。
觀玉秀光實稀奇，採磨溫潤沒瑕疵。
洪鱗不是池中物，把與嫦娥好執持。

書罷，將墜付與蓉娘，生曰：「此墜之玉，比德於君子，刻名於美人。垂棘之璧，連城之珍，六器之亨，五豹之分。曾報錦璘之見贈，曾擊珠絲之並沉。胡綜知如意以壓氣，溫嶠下鏡臺以納婿。藍田種之以致娶，昆侖得之以遇君。潤水以茂，輝山更新。萬溢之價，五都之尊。爾須待價而關順，不可無故而去身。顧後早見此物，免使小生苦心。」二人留戀不捨，遂焚香告天，設詞曰：《天須鑒奴與郎》：

今宵會合信非常，莫使長娛歌昭陽。
謾學乘車醉壺漿，仰視百鳥必雙翔。
時見二鴉御一梁，滿堂如春焚暖香。
須遠苟實之神傷，無以冰炭置我觴。
兩下相思孰主張，乞巧為員貴利方。
歸夢不離合歡床，高燒銀燭照紅妝。
天孫為綺雲錦裳，永卻匹配六月霜。
驚回仙夢鶯過牆，寧使不受處女筐。
水心似鐵休關防，金兮與玉堅且剛。
勿使失手碎鴛鴦，要使此意留炎荒。
那時移手以相將，夫妻地久與天長。

許玄以不娶為誓，蓉娘以不嫁為盟。敢有不如此約，則骨分屍解，死無葬身之地。還要綢繆，忽然一聲響亮；許玄一驚醒來，卻是一夢。且驚且喜，走起身來，總然有聲。把燈往床邊一照，拾起一看，果夢中蓉娘所付金鳳釵也。大為驚異道：「此夢非常，想曾付蓉娘一墜，而扇上則無見矣。」便道：「此必兩相神合，是蓉娘魂至於此。且待明早，觀其動靜。」便是：

春興悠悠不可當，夜來夢熟到高唐。
九天仙女雲中降，五鳳金釵袖裏藏。
漫想嬌嬈傾國色，轉成愁苦擾人腸。
今宵已做巫山夢，明晚還祈會楚襄。

直至四更，纔方就枕。次早起來看了鳳釵，坐立不安，如有所失。祇聽腳步響，說本縣太爺有一急事，請相公等著說話。許玄即忙梳洗，將金釵帶在袖中，往縣中去了。

且說蓉娘一夢醒來，好生驚異，說：「日裏果然情動，為何就做此一夢。」十分駭然。天明起來，又懨懨欲睡，題詩一首：
芭蕉葉底踏冰壺，團扇羞描彩鳳圖。
金縷有衣藏寶鴨，青鸞無情遇神巫。
愁縈九曲腸應斷，淚迸千行眼欲枯。

一段風情誰著述，懨懨如醉倩人扶。吟罷，忙喚秋鴻：「我身子為何不快，可打點我睡也。」秋鴻忙去整被，枕側忽見白玉魚墜二枚，以奉蓉娘曰：「不知此玉魚從何而來？」蓉娘一見，忙取向袖中藏了。隨覓金釵，失去一股。蓉娘思曰：「此生夢裏姻緣，這般靈感，曾記拈香設誓，兩無嫁娶。」急往樓窗一看，見書樓緊閉，不如何故。上床睡了。

秋鴻自幼隨蓉娘讀書，心下極其聰明，況又粗知翰墨，自想小姐平日之事，一些也與我計議。方纔見了玉魚，忙忙袖了，況又精神恍惚，短嘆長吁，未識是何意思。待我靜裏觀之，便知其意。」祇見蓉娘上床，欲睡不寧，欲起又倦，想道：「我在此轉展無睡，甚無思緒。不若起來梳洗，以觀許生動靜，再作理會。」須臾至樓前，尚爾如前。歸房取筆而題：

方對菱花試曉妝，彩雲何處阻襄王。
石麟有夢空留語，青鳥無書枉斷腸。
斗帳色捨腥血潤，薄羅香沁藕花涼。

幾回不信丟開去，又失金釵折鳳凰。吟罷，懨懨而坐。秋鴻探其光景，雖不能盡知其情，亦能少識其意。道曰：「小姐，今日為何神思困倦，針黹不題，茶飯懶吃，莫非為陽春一曲乎？」蓉娘想道：「心事被他識破，不免對他說明。」道：「秋鴻，昨晚聽琴，果然有感，夜來一夢，實是蹊蹺。別樣不須講了，夢他贈我玉魚，答以金釵。金釵果失，其玉魚在枕，何其靈異。為此精神頓減，情思懨懨。」秋鴻說：「小姐，這是你天定姻緣了！我看許相公人才雙美，與小姐門戶相當，兩下芳年，一雙孤寡。極早自做主意，嫁了這個丈夫。拖帶秋鴻，也落好處。著憑老母簡擇，明日你錯配了對頭，嫁個庸夫俗子，一世好苦。」蓉娘說：「我夢中與他立誓，約為夫婦了。」秋鴻說：「不若待秋鴻竟造南園，見了許生，將玉魚送去，看他意思如何，便知下落。」蓉娘說：「覺得這天」

些。」秋鴻說：「夢中奇異，實是非常，不為造次。」蓉娘說：「他書窗閉上的，大分不在。」秋鴻說：「我竟到花園探聽便了。」付與玉魚，悄地位園裏走進。

恰好許玄已進園來，見了秋鴻。一看正是夢中艷婢，慌忙施禮道：「何事而來？」說：「有話相商，乞於密處。」許生竟同秋鴻，至假山石上極密之處坐下，秋鴻取出玉魚，付生一看：「此物是相公之墜乎？」許立一見，道：「好奇。」隨往袖中取出金釵與看：「此釵是小姐之釵乎？」秋鴻道：「實是奇事。我小姐做此一夢，情思懨懨，又失金釵一股，未知果在相公處否，特著我來採取。」許生曰：「我今央媒說合如何？」秋鴻道：「我主母前番論及相公親事，嫌你年紀小俺姐姐三年，故此不肯，說也枉然。」許玄呀了一聲：「既是如此，則無望矣。」秋鴻曰：「我在小姐跟前攬掇他來就你，你將何物謝我？」許生笑曰：「若得如此，便把我身子來謝你。」秋鴻說：「祇怕你没分身處。」許玄說：「小姐未必肯來，不若晚間望小娘子引我到你家，與小姐一會。」秋鴻說：「我家晚間前後門一齊上鎖，雖插翅亦不能飛，怎生去得？我小姐為人爽快，說個明白，況夢中已自會過，自然肯來。須待半晚方可。太早怕人看見，夜了又要鎖門。」許生說：「全仗小娘子一力相助。」秋鴻說：「須尋個所在相會便好。」生曰：「你來看，牡丹亭下芍藥中，天然一個臥榻，好不有趣得緊。」秋鴻說：「果然好個所在。」

許玄見他嬌艷，一見便留意了，因答話良久，不好為得，走到這個所在，那裏就肯放他。便道：「難得小娘子到這個寂靜所在，望乞開恩。」鴻曰：「我是媒人，豈可如此。」許立說：「豈不聞含花女做媒，自身難保。」近前挽住，一手去扯他下衣。秋鴻自知難免，況見生青春標致，已自動火，任憑扯下褲兒，將身仰臥。許生開其兩股，恣意雲雨起來，十分通泰。許玄問曰：「小娘子，花心被誰折取？」秋鴻道：「奴今年二十歲了，家主在日，便被他偷上了。」許生初時道他是個女子，輕抽淺送，見他說出真情，便道是個知趣的婦人了，著實盡情。秋鴻叫道：「知趣的相公，果然有趣。」許玄道：「我如今先把身子謝媒了。」秋鴻說道：「謝倒謝我幾次方好。」許生說：「若得小姐嫁我時，你是家常飯了，不時要用的。」說得高興，盡力完事。許生袖中取出白紙拭淨，與他整好了亂鬢，扯齊衣服送出園門。

不須幾步便到家中，見了小姐道：「事果異常。金釵一股，許相公要緊的帶在袖中，他要央媒說合，我將嫌他年小之事一說，他便不樂起來，便要我晚上引他，到小姐房中一會。我說晚上前後門上鎖，插翅也難飛。他便無計可施，便要寫書求小姐到他園中一會，有許多心事要與小姐面談。我說不必寫書，我去面達至情，強也要強小姐一會。我已許下，小姐沒奈何，姻緣大事，不可惜了。」

蓉娘說：「羞人答答，怎生好去。」秋鴻說：「真姬守節，快女憐才，兩者俱賢，各從其志。況與他夢中又會過了，這是一生之事，豈可錯了。」蓉娘說：「恐有路人看見。」秋鴻說：「這樣冷僻的小巷，那有路人？那花園裏常時去看他花木，是個熟路，祇當在自己家中一般，有何難處。」蓉娘心下已自要行，被他狠狠的說，祇得依允。把玉魚帶在身邊，去換過新衣，慢慢的打扮得十二分美艷，專待天色薄暮，方好過來。

且說許玄因與秋鴻一番情事，身子困倦，上床一睡，醒來天色傍晚，慌忙整衣走到園中，把園門大開，癡癡而等。祇見秋鴻在門首一望，即忙復轉去了。不移時，與小姐走了過來。許玄近前施禮，蓉娘答還，同至秋鴻的樂處坐下。

秋鴻道：「我去去便來。」許玄道：「多蒙小姐辱愛，使小生感激無地。但夢中奇遇，蒙賜金釵，事屬奇異，況夢中已與小姐訂百年之約，此事小姐曾夢否？」蓉娘曰：「夢裏曾聯詩句，兄可記得乎？」許玄將鄰家年少鼓冰弦之句，又將漫說佳期自古難，並後兩下聯句，每首讀了一遍。蓉娘笑曰：「實是奇緣了。」

不期天色黑將下來，許玄上前抱住蓉娘，要求歡會。蓉娘初時推拒，被許生用強，扯下小衣，不能護持，早已蝶上花枝矣。蓉娘年紀大了，情事已清。況夢中已嘗過滋味，竟不嬌啼，甚為得趣。許玄把他小小金蓮架於肩上，纖纖玉筍插入其中。初雖道：履艱難，後已輕車熟路。津津水流出花間，呼呼的氣從口出。管不得鬢亂釵橫，恣意兒鸞顛鳳倒。須臾，一陣往外溶溶露滴牡丹間矣。兩下雲停雨住，許生將自綾帕拭乾收袖中，忙與蓉娘相期後會。

祇見秋鴻至，速呼：「快去，主母請你講話。」蓉娘整衣忙走，顧許生曰：「明日著秋鴻與你說話。」竟自去了。許玄送出園門，十分大快，竟上書樓。燭光已具，將白綾燈下一看，得膏紅潤護若寶珍，遂藏笥中。遂口言一律：

夜來頻結蕊珠花，夢入巫山集彩霞。

愛月素娥鸞已跨，迎風蕭史鳳堪誇。

牡丹亭接藍橋路，芍藥欄通牛斗槎。

自喜玉魚今得水，不須寫怨抱琵琶。

次日，正在思想間，祇見秋鴻走上書樓，見生喜慰曰：「好謝媒了。」許玄笑曰：「無人在此，正好。」便去扯他。秋鴻止曰：「有事相商，不可取笑。」道：「小姐歸去與我計議，此間樓窗緊對，止離得一丈。上下之間，須得兩株木植安定，上邊鋪一木板，可達我樓。到了那邊，把木板安放我家樓上，待天未明，依計而過，可得長久歡娛，你道好麼？」許笑道：「好計，好計。」道：「想此便是藍橋路了。」隨往樓上一看，見有板木許多，皆造屋所餘之物，指謂秋鴻曰：「偷花之物盡多，且小姐房中還有女使否？」秋鴻自：「雖有幾人，晚間都不在房中歇的。況且樓前面，便是小姐臥樓，不往樓下經過，愁他怎麼。」

許立見說，喜不自勝，起身閉上樓門道：「今日致誠謝媒了。」把秋鴻捧過臉兒親嘴，秋鴻笑道：「人間樂事都被你佔了。」脫衣相就，便自分其股，以牝就之，任生所為。生細看秋鴻，淡妝弱態，香乳纖腰，粉頸朱脣，春灣雪股，事事可人，無一不快人意者，此乃婢中翹楚。一時魄蕩魂迷，盡情而弄。秋鴻已丟要去，許立放起。見他含笑，倩即整鬢，態有餘妍，十分可意，道：「晚間之約，仗你玉成。」秋鴻首肯，開門送至園外，方自上樓。細想其情，得意之極。

不覺樓頭鼓響，寺裏鐘鳴，正是人約黃昏之際。許玄把木頭兒放於窗檻之上，一步步推將過去。那邊秋鴻早把手來接了，放得停停當當。又取一株，依法而行，把兩塊板架放木上。走到桌上，一步走上板來，如趨平地。三腳兩步走過了樓，即忙把板木取了過來，閉了樓窗。許玄感秋鴻為他著力，黑地捧住要和他雲雨。秋鴻說：「此時還有這樣工夫，還不早去。」一把扯了許玄竟至前樓。見蓉娘在於燈前，身穿異彩艷服，向爐內添香。生近前見禮，二人坐下，秋鴻擺上一桌酒餚道：「夫妻二人吃個合盃兒。」蓉娘顧秋鴻曰：「母親睡未？」道：「睡久了。」蓉娘說：「此身既已與君，生則同衾，死則同穴。況夢中之誓，已自分明，不必言矣。但老母執滯不通，萬一私許他人，祇可以死謝君耳。」許亦曰：「但願魚水百年。忽然言及令堂處，待我今秋，倘圖得個僥倖，自然允當。倘落孫山之外，亦當再處，決不負負初心。望毋多慮。」蓉娘曰：「昨日早閉，樓室緊閉，我在樓上三次昏然。你何事不開？」許

玄曰：「昨日因縣尊相喚去見他，談了一會，所以不在那。」「知縣請你做甚麼？」許玄曰：「宗師發牌科考，承縣尊意思，將我名字造冊送府，不須縣考，故此喚我面請，做個情兒。」蓉娘曰：「或者他取入簾做了房考。你或者落在他房中，中了便是嫡親座主了。」許玄說：「他已聘四川分考，目今將次起身了。」閑話之間，不覺二鼓。秋鴻道：「你二人睡罷，夜好短哩。」二人抽身，脫衣就枕。許玄抱了蓉娘，金蓮半啟，玉體全偎，星眼乜斜，嬌言低喚，十分有趣。芙蓉露滴之時，恍若夢寐中魂魄矣。事闌就枕，直至雞鳴，兩人纔醒。生再求會。蓉娘曰：「但得情長，不在取色。」生曰：「固非貪淫，但無此不足以取真愛耳。」陽臺重透，愈覺情濃，如魚水歡娛，無限佳趣。事完，口占一律，以謝蓉娘：

巫山十二握春雲，喜得芳情枕上分。
帶笑慢吹窗下火，含羞輕解月中裙。
嬌聲默默情偏厚，弱態遲遲意欲醺。

一刻千金真望外，風流反自愧東君。正吟詩方完，秋鴻起來開了房門，走至床邊道：「好去矣。」許玄與蓉娘作別，抽身披衣而起。秋鴻引到後樓，許玄椅上坐正，悄悄開窗把那二物放好，道：「好過去了。」許玄立起身來，去把秋鴻下邊一摸，卻是單裙，正好湊趣。推在椅上便聳，秋鴻說：「弄了一夜，還不厭哩。」許生說：「終不然教你：

採得百花成蜜後，為誰辛苦為誰甜。」取雙蓮置之高閣，立而鬪之，興趣不能狀。情逸嬌聲，大張旗鼓，狠戰一番，方纔住手。許玄曰：「乖乖，我實然喜你貌美，而騷趣勃然，自令人三戰三北矣。」秋鴻曰：「這一番真被你弄得暢快。」推起許玄，將裙幅拭淨道：「過去。」許玄掇過椅來，立將上去。往上幾步到了自樓，扯過木板，兩下關窗。從此無夜不會，真好快活。

其年開科取士，許玄府考取了，送道宗師道：「試取了科舉。」他日閑擬題作文，夜閑仍舊如此。自古說得好：

爽口味多終作疾，快心事過必為殃。直到七月廿五，這五更之時，許玄完事，正走過去。不想其夜月已上了，明亮得好。恰好有幾個抬材的一眾人往巷裏走過，分明看見許玄，道：「是個賊了，拿他下來。」就把抬材長扛木往上一聳，那許玄一閃，跌將下來。恰好跌在眾人身上，身子卻不跌壞。吃了一驚，反把眾人大罵，那些抬材的俱是無賴小人，把他罵怎不生氣的。

大家將許玄拖扯扯道：「你做賊倒罵我們，送他到官去。」許玄道：「我是秀才，不可胡做。」眾人說：「若是秀才，一發不可輕放，久後反受其害。律上說得好：夜深無故入人家，非奸即竊。不要管他，竟扭去見官便是。」不由分說，一齊扯了，竟至縣前。

天已明了，不想堂官往四川去了，是二衙掌印。這官第一個貪賊，又要撇清，見一眾人跪下稟道：「小人在巷中，祇見這個人人在人家樓室口搭橋走過，非奸即盜，送來老爺做主。」那官道：「甚麼時候拿的？」道：「五鼓。」官道：「是甚麼人家？」內中一個說：「施鹽商家裏。」官想道，若為盜，失主還未知情；若是奸，這還是小事。又道倘是強奸，也該重罪了。至於因奸致死也未可知。吩咐禁子，發入重囚牢內監下。待施家人來，審得明白方可定罪。許玄欲說真情，又不忍蓉娘出醜，若說出是生員，又恐前程干係，算來便不得一時放他，祇得隱忍不言，隨他入了牢內不題。

且說秋鴻一見，即便報小姐道：「不好了。」如此如此，說了一遍，道：「縣前去了怎麼好？」蓉娘驚得魂飛天外，呆了一晌，穿衣而起，哭哭啼啼道：「秋鴻怎麼好？」秋鴻說：「我聞知縣官是許相公好友。」蓉娘說：「四川聘去了。」秋鴻道：「不知甚麼官府手裏，算來也沒甚大事。」蓉娘說：「自然沒大事，這些人曉得他到我家來做甚麼，畢竟知是奸情。這醜名竟露了，可不羞死我也！」秋鴻說：「許家此時決無人知，不知那窗口木板曾收去否。」一竟到窗口一看，端然在彼，忙忙取了進來，閉了樓窗。道：「小姐，他家竟不知哩。木板還在窗口，方纔取得進來。」蓉娘說：「天已明了，你可到他家中，尋一個老成家人，與他說知。快去看他一看，不知怎生樣了。」秋鴻把頭髮掠了幾掠，往樓下開了後門的鎖，竟往許家園來。

門尚閉住叩了兩下，園公開門：「為何來得恁早？」秋鴻道：「你家有得力管家，喚一個出來，與他講話。」園公急忙進去。走出一個家人道：「小娘子有何見諭？」秋鴻把此事一一訴知。家人大驚道：「知道了你去，我打聽了來回你話。」那人竟進到內邊，取了些銀子帶在身邊，又同了幾個僮僕往縣前去了。秋鴻與蓉娘二人心如刀割，不住的打聽。秋鴻緊緊的站在自己後門首，望著回音。

祇見那家人把手一招，秋鴻忙走道：「怎麼了？」那人說：「相公拜上你們，不須記念。祇因縣官不在，撞著二衙署印，竟禁獄中。已知在你家窗口走出來的，竟等你家去認了，要坐著強奸罪名審問。想夜深無故入人家，非奸即盜。我相公聞知此事，祇要你家一個人竟往本官處投，明說門不曾開，並不失物，便可釋放。」不然前程干係，就是賊名也是難的，說不得圖出頭日了，罷了不成。」家人說完了話，又道：「縣門前沸沸洋洋，都說施家女子二十多歲，不與他個丈夫，以致與許秀才通奸。人人如此說，祇怕便是家投說是賊，人也不信，怎麼好哩。不若你家小姐，原與我相公兩下情投意合，原約百年夫婦，當官認了和奸，求他判為夫妻，倒是因禍致福。何苦如此賊頭狗腦，這一番過是人曉得了，難道還行得這般之事？依我說，倒是十分上計。」祇見裏面一個小使，挑了一付盒兒道：「我送飯與相公，快同你去。」那人竟去了。

秋鴻把這事一五一十都說與蓉娘知道。蓉娘哭罷想，想罷哭，兩眼紅腫，又怕母親知道幾番要去尋死。秋鴻勸蓉娘：「怎麼倒要幹這短見，反害了許相公。如今事已至此，若我家不認，許相公又不得歸結，官也要差人來拘人去問。那時一發不便，免不過要去承認。第二來遲延著，那官萬一取往南京貢院，做了外簾，把許相公誤了他三年不打緊，他悶也悶死了他。」蓉娘說：「我已自想過，不去認一發不是了；去認時，教我怎生出頭露面。」秋鴻說：「小姐，你寫了一紙呈狀。秋鴻認做小姐，與你救出許相公可好麼？」蓉娘見說：「若得你肯如此，便是大恩人了。」秋鴻說：「事不宜遲，決要在今日做的。我去換了衣服，小姐快寫起來。」蓉娘取了紙筆，寫道：

訴為閑息事：賤妾施氏，年二十一歲，係本縣鹽商施某之女。今年三月，節屆清明，終步南園，見桃紅似錦，綠柳如絲。鴛鴦效交頸之歡，蝴蝶舞翩遷之樂。梁間燕子對呢喃，枝上流鶯雙睜睜。嗟嘆物興無窮，遇想青春不再。三七少女，幸逢折桂之郎；二九才郎，尚誦標梅之句。每想織女，一年一度得相逢；自恨奴身，二十一年無匹配。轉桃溪而登葵苑，穿柳巷以採花衢。偶遇驚心，妾相低問。乃書生托以姓名。見其脣紅齒白，目秀眉青。貌果清奇，將來必達。願托百年，遂成一笑。成親於牡丹亭下，遮羞於芍藥叢中。祈結偕老之歡，反遭難別之嘆。禍因今早捉夫送臺，身居縲紲何罪。而居父母官司，罪容分訴。明月尚有盈虧，江河豈無清濁。重夫填婦，當受罪於蔡堂；一女一男，難作違條之論。榮辱總在臺前，生死並由筆下。乞天臺察其情，恕其罪，若得終身偕老，來生必報深恩。所請是實。

秋鴻一看，笑將起來。「何必盡露其情。」蓉娘說：「待我改過便是。」秋鴻說：「罷了，天已暗矣。」取了竟往後門，上了轎兒，即至縣前。恰好官在堂上，他便走進去。門公入來扯他，便叫「屈情。」二尹見了道：「著他進來。」

上堂跪下道：「奴有下情，求老爺觀看。」二尹接上去一看，笑道：「我那邊犯了奸的婦人，俱要枷號三日，奸夫重責三十板。罰一個十四石稻穀，方免釋放。如今准了你的訴情，這枷罪不免，那奸夫待納了穀價責他，方可釋放。」祇見那兩邊人抬了一面輕枷放在面前。秋鴻道：「既蒙老爺憐准，祇合放了丈夫，回家成婚纔是。怎麼反要枷責！」二尹道：「判成夫婦，見你呈兒直訴，這是盡私；這枷責是盡法，一定要枷。」秋鴻見他不肯，想道：「必是賊官。」便道：「婦人也願納穀贖罪。」二尹聽了大喜，但在公堂之上不便即允，道：「也罷，方纔呈兒詞語清新，你今將枷你的光景形容，做一個詞兒。做得好時，准你贖罪。」秋鴻道：「借紙筆一用。」登時寫完，呈上去，看詞名《黃鶯兒》：

妾命木星臨，一人身，兩截分。松杉裁剪為圓領，脂難點脣。頸交不成，

低頭不見弓鞋影，好羞人。出頭露面，難見故鄉親。二尹見了大笑，「好一個松杉裁剪為圓領！准你納穀一十四石。」道：「又還便宜了你。也罷，取紙筆與他，再將此景做一首上來，放你回家。」秋鴻即寫道：

花髮不能簪，奈無罷梳鬢雲，並肩人難把身相近。香腮怎溫，櫻桃怎親？

盡眉兒無計難幫襯，忒新文。風流邑宰，獨車宴紅裙。二尹看罷大笑道：「二作俱妙，討保發放寧家。」秋鴻謝了一聲，出門。許家僮僕見了，與他寫紙保狀，請押保人去了。秋鴻上轎回家，見了蓉娘，將事一一說了。蓉娘歡喜，祇慮要保許玄，心下憂悶不題。

且說許玄家人將秋鴻代小姐、二尹判成夫婦、免枷罰穀、責奸夫三十板情由，一一說明。許玄說：「既是枷可穀贖，責亦可穀贖。明日動一呈，多罰些銀子，免得打方好。若是打了三十板，性命難存，怎麼進場？」家人說：「難！明日早堂，動一呈看。」祇見外邊說：「老爺，府尹來取進簾，明日五鼓便要動身了。」許玄聽見道：「怎麼好，誤了事也。三年難得過，如之奈何！無計可施，也是天命，罷，罷！」

且說次日起來，那天上烏雲四起，忽然傾下一陣雨來，好生大得緊。初似傾盆，後如潑水，那窗下芭蕉，不管愁人自響；池邊宿鳥，卻教幽夢難成。那些獄裏罪人好生愁悶。有一等見這般大雨，官又不在，且去困他一覺。這些禁子，也有去賭的，也有睡的，也有下棋的。這許玄好悶，恨不得身生兩翅，飛到南京，又自解自嘆。祇見有一個鄉下挑糞的人，手中拿一個勺，一步步挑到裏邊來。許玄往外一望，那牢門是開的，好生心癢，怎敢胡行。祇見鄉下人，將杓兒兜滿了兩桶糞，那雨越大了，心下想道：「趁雨挑了走入內去便晴了，且待雨小些出去。」便到屋下，除了笠帽，脫了棕衣，放在壁邊，便去看下棋。

自古下棋之人，星初臨局，身且忘疲；露曉臨場，造昏廢食。深山石室，曾聞樵客爛柯；長夏江村，頗費老妻書紙。這鄉下人看一個人神，竟自忘了這擔糞。許玄見了，心下一想，道：「如此如此」，便去把身上長衣、裙兒攔腰一拴，腳下鞋襪脫下去，尋一雙舊涼鞋穿了。把巾兒除下，藏在袖中。取了棕衣，穿上笠帽，帶在頭上。走到糞桶邊，尋把扁擔挑了兩桶，手中拿了木杓，往外挑了便走。那門上見挑糞來，把門大開了，哪個疑他是個犯人。一竟挑出縣門，至僻靜處歇下，丟下東西，沒命兒一竟跑出了城門。竟搭船到南京應試。且喜身邊帶得幾兩銀子，大著膽，竟自去了。

直至初一日到了南京，竟往貢院前來尋下處。家家歇滿無尋處，倒是貢院對門，躺著一張紅紙：

內有靜室，安歇狀元。許玄見了道：「為何此處尚有房室？」竟進裏面。祇見一個婦人問說：「是誰？」許玄說：「特來借寓的。」婦人道：「公可姓許麼？」許玄道：「奇！為何曉得我的姓？」

祇見婦人有三十歲的光景，生得淡然幽雅，眉眼媚人。一雙腳三寸金蓮；兩雙手十支新筍。捧了筆硯道：「主母孀居，未便相見。因有夢兆，乞將相公姓名、籍貫、年齡，一一寫得。對時，房金不取，尚有許多事情；如不對，不敢相留。」許玄道：「又是夢了，好奇。」展開紙筆寫完了，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來一對，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向內叫：「大娘，正是了。」拿了寫的一張紙進去。

這院大娘拿著一看，上寫許玄字玄之，揚州府儀真縣人，年一十八歲，八月初五日未時生，看罷大喜，果有是事。即喚巫云：「送茶出去，吃了領先生至後邊一室。」但見書床羅帳，香氣襲人，室雖不廣，幽雅則有佳境可愛。許玄曰：「這般妙境，緣何沒有人來？」巫雲說曰：「今年正月初一日，我主母得其一夢，道今年秋場時，有一姓許名玄者，方與他歇。尚有些話，容當再稟。主母恐忘了年庚八字，寫起封了七個月矣。並無一個姓許的來，故此不領他看。別人那裏曉得有這間好書房。」祇見外邊有人說話響，又來租書房。巫雲道：「租去矣。」那人說：「租票還存。」巫雲方纔扯去了招帖，走進來。

祇見許玄在那裏打開紙包，要借戮子用，巫雲送在房裏。那許生開一張帳，自賣卷子、文房四寶，一應進場之物，共要十兩銀子。把那包銀子一稱，止得三兩，不上房錢，一些不曾打帳起。長吁短嘆的，沉吟呆坐，至於三餐食用，那會說起，便道：「一時裏高興，逃走了來，端然不得進場，如何是好。身上又無衣服可當，此間又無親戚可投，這是路貧方是貧，如之奈何！」

祇見巫雲送一壺酒，幾碗暖飯，齊齊整整擺下。許玄見了道：「不須費心，連小生在此安歇不成著哩。」巫雲道：「為何說此言語？」許玄說：「一時間來了，少了些盤費，在進退兩難之間耳。」巫雲將帳上一看，道：「筆墨紗巾及進場之物，我家都有的，何用去買！」許玄說：「為何你家倒有些物件？」巫雲道：「我家相公在日，姓阮，是個好秀才。娶我主母，做得兩年親便死了。」許玄說：「為何便死了？」巫雲道：「祇因我大娘生得面若芙蓉，腰如楊柳，兩眉兒淡淡春山，雙眼兒盈盈秋水，小腳兒足值千金，雙手兒真成白玉，我相公見他標致，上緊了些，故此得了病死了。」許玄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你大娘多少年紀了？」巫雲說：「二十有二，今年纔服滿的。」道：「相公，請一杯，且請寬心。」自進去了。

許玄見他一說，肚中飢了，道：「不要管他，且吃了再說。」祇見巫雲捧了許多物件，都是用得的。至於色衣青色海青，一應俱有，外有一封銀子。道：「大娘致意，知道相公不從家裏來的，盤纏缺少，我家盡有，先送十兩銀子在此，與相公收用。」許玄收了道：「在此打攪，已自不安。主人情重至此，何敢當之。若得僥幸，報恩不難，倘若不能，有負盛意。祇是一件，你主人為何知我不從家裏來的？」巫雲說：「此話也長，一時難告。請收了物件。」巫雲又取兩個拜匣與他，一床紅綾被兒熏得噴香，把鋪陳都打疊完了，將身上下衣又送出幾套，不能盡言。許玄道：「至親骨肉，亦不能如此用心。」巫雲燒了一盤浴湯，放在盆中道：「相公洗浴。」許玄不安道：「你丈去那裏去了？勞你在此伏侍。」巫雲道：「不須提起，專一好賭。四年前盜去主人幾十兩衣飾，也不顧我，竟逃走去了。」許玄道：「這個沒福的人，見了這般一個妻房，怎生丟得便去了。」巫雲聽見說他好處，便不做聲。

須臾點火進房，又換熱酒送來。許玄過意不去，道：「府上小使怎不見一個？」道：「上半年有兩個，也偷了東西做夥走去。一個使女又被拐去，大娘心上氣，也不去尋他，故此祇我一個，也沒甚事做得。」祇聽樓上嬌滴滴叫上一聲道：「巫雲，天晚了，拴好大門。」應了一聲，此時許玄所見嬌聲，想起蓉娘之事好生煩悶。又想：「我倒來了，不知那牢中眾人，怎麼結果？」又道：「且自丟開，完了自家正事再說。」又吃了幾杯，打點上床睡覺。巫雲收了出來，開門睡了。

次日早起，巫雲殷勤伏侍，不必盡言。許玄換了一套衣服，取了自己那包銀子，往街坊買了卷子，到應天府中納了。許玄是初觀場的，見了老試士，請教他場中規則，忙忙的直至初五日。眾官在應天府中吃了進點酒，迎到貢院裏來。許玄看了街坊上婦女，兩邊樓上不知有多少。許玄看得眼花繚亂，道：「果然好一個京城。」便自回身。正到貢院門首，祇聽得人說：「京考來了。」許玄道：「不知是那兩個翰林。」須臾迎來，又不曉得是何人。

看完了，走進中門。卻好外樓走下一個少年婦人，也到中門了。許玄回避不及，也不免行著一禮，想道：「莫非是主人家？」正待要謝，又想：「或是他親戚，來看官的，不可亂謝。」那婦人搶前進去了。許玄在後面看了，道：「果是天才國色，比蓉娘更加十倍，不知是誰人家有這般美物。」進門見桌上列下酒餚，極其豐盛。許玄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巫雲說：「我大娘特為相公祝壽。」許玄想起道：「多感，多感。我也不記得了。」遂坐下道：「何須這般破費，你家何人買辦？」巫雲說：「我家有一個短工，挑水劈柴走動賣辦，一應是他。不來吃飯，祇與工銀。」許玄道：「這等纔便，方纔外邊樓上一位女客是誰？」巫雲曰：「是大娘。他出去看迎試官。」許玄道：「失禮了。我正待要謝，又恐不是，故此住口。乞小娘子為我致謝一聲，容當請罪。」吃完酒飯，且睡。

直至初八，巫雲把一應例事，人參、油燭、安息香，進場之物送進。許玄見了道：「我也謝不得這許多。」都收了。

三更天，吃了飯，入場去了。初九三更出來。叩門，巫雲應聲：「來了。」巫雲取出酒飯，許玄送他時錢三百文，謝一聲出門去了。許玄進內便睡，直至次日午上方起。

三場已畢，正是中秋，天井設酒相候。許玄洗浴已完，巫雲道：「大娘請相公吃酒。」許玄想：「大娘請，莫非在下邊。」穿了衣服出來，果然立在月下。許玄深深作揖道：「異鄉之人，以骨肉至情相待，圖懷難報。」阮氏說：「承蒙垂顧，奈荊棘非鸞鳳之棲，百里豈大賢之路。茅廬草舍，不足以承君子之光也。今值中秋佳節，適逢場事已完，特具芹卮，聊申鄙意。」許玄道：「多謝。」阮氏陪於下席。許玄酒至數巡，雖見阮氏之艷美，然因他情重，不敢起私。問曰：「聞大娘新年有何良夢，願聞其詳。」阮氏曰：「妾夫阮一元，棄世四年。今年元旦，夢先夫雲尊府事情，因令祖有妾阮氏，係徽州之女，與家人許吉通焉，遂竊令祖蓄銀若干逃於別府。後來雙亡，家事被阮家所得。先夫遂授胎於阮妾復配之。要知今之阮，即前之許吉也。先夫往秋鴻腹中投胎為君之子，妾身當為君之小星，家事數千金，盡歸於府，此乃償令祖亡金之報。故有年庚，姓氏之驗。今七月中元夜，復夢亡夫云：『足下當為魁元，為因露天奸污二女，不重天地，連鄉科亦不能矣。是君家三代祖宗哀告城隍，止博一科名而已。』初一日五更，又見亡夫云：『足下今日必至，云常把奸淫污身於三光之下，來往已遭囚獄，不能釋放。又是祖宗哀告，佑得乘便而來。』故所以知足下不從府上而來，想此事必有，故而言之。」

許玄聽罷，不勝驚道：「原來天地這般不錯，想小生之欲念，又恐觸天之怒。」不敢提起，但加嗟嘆而已。阮氏說，「事至此，足下酒後須不樂。然鄉科高捷，行些好事，或者感動上天，端然還你進士，何須如此？」巫雲說：「今晚合盞，不可如此不樂。」許玄見說：「怎好卻他好意，」便喜道：「正是，且把閑事丟開。」便道：「既已事皆前定，我二人是夫婦了，何須客氣。」阮氏曰：「無人為媒。」許玄把杯一舉：「豈不聞酒是色媒人。」阮氏笑曰：「送親也無。」許玄曰：「借重嫦娥一送。」阮氏不答。許玄把酒哈一口，送至阮氏口邊道：「吃口和合酒兒。」阮氏也哈一口。許玄遂坐於阮氏身邊，摟摟抱抱，不覺兩個情動。巫雲道：「月色斜了，上樓睡罷。」巫雲將燈前走，送二人進房，他自下來收拾。許玄把房中一看，十分華麗，便與他解衣。阮氏將燈一口滅了，那月色照在椅上。許玄笑道：「送親坐久了。」阮氏笑了一聲，雙雙上床：

人於翡翠衾中，輕試海棠嬌態。鴛鴦枕上，漫飄蘭桂芳香。情濃任教羅襪之縱橫，興逸那管雲鬢之繚亂。帶笑徐徐舒腕股，含羞怯怯展腰肢。肺腑情傾，嬌聲貼耳。香汗沾胸，絞綉春染紅妝。雖教他嬌聲聒耳，從今快夢想之懷。自是償姻緣之債。

是夜，許阮為情欲所迷，五鼓方睡。直至日紅照室，猶交頸自若。巫雲走響，二人方纔驚覺，整衣而起，不題。

且說那日牢中許宅家人送飯，尋覓家主，那裏去尋？牢頭禁子一齊慌了。鄉下人不見糞桶，各處又尋。門上牢頭說：「是了，被他挑桶賺去了。」一齊四下追趕，那裏去尋！止尋糞具之類。許玄自此脫身，卻中在榜末。報錄鬧鬧嚷嚷來到阮家，阮姐打發喜錢，愈加歡喜，又應夢中之兆。是夜備酒相處，恩情美暢，自不必言矣。滯留兩月，進京得試，不期前任知縣聘入四川房考，行取進京，又為會試房考。許玄落在他房，取中榜末進士。見他將蓉娘喚秋鴻代訴，父母親不允匹配一述，知縣力為執柯，說他聯捷，何愁不允。說來擇日成婚，蓉娘打扮齊整，同拜花燭。秋鴻收入二房，蓉娘問及出監出城之事，到省寓何主家，許玄將阮娘夢語、備酒贈金、陪席同枕同衾，十分恩愛，一一說知。蓉娘謝阮不盡，勸生力娶來家，阮娘情願為三房，以應夢語。

後來許玄一家做了許多好事，秋鴻生了兒子，下科中了進士。後來妻妾各生男女，子孫俱遵十戒，都發科甲。果信惡人向善，便可轉禍為祥。我勸世上人有八個字，極簡捷，依了他自然發福：

眾善奉行，諸惡莫作。

總評：

氤氳引夢，體合魂交。金鳳神飛，玉魚澡躍。使百年夫婦一見諧和，豈非天緣輻湊者乎。致藍橋驚墜，縹緲幾沉，一時計出囹圄，萬里鵬程鶻薦。佳人一夢，得遇雙星。雖然天相吉人，果是生成福塊。十戒懺悔，黃榜隨登。子孫恰遵，榮昌累世。豈非天意挽回者乎。後人當眾善奉行，諸惡莫作，則載福之德誠厚矣。

[返回 >>](#) [歡喜冤家 >>](#)